

客來的國王隸奴

· 著 辛 洪 李

行 印 編 書 通 文

書 叢 藝 文

客來的國王隸奴

著 辛 洪 李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上海初版

文藝叢書 奴隸王國的來客

滬版西白報紙本 定價金圓壹元陸角

(印刷地點外酌加運費)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者 李 洪 辛

發行者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 通 書 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第一章

—

那遙遠遺忘了的國土

古老的榕江，暗啞地流繞過羣山

在一道激流迴轉的水灣

那甕鐘石砌的水碾坊

孤獨地裸立在岸邊

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

是他風雨寒暑的看守者

嚴寒在田野肆虐

黃昏像灰色的狼

悄悄踰竄於門外

他點燃了壁角的油燈

風火眼瞋擠着

停落於繡佈襪塵的吊床

矚視着那沉睡的遠方的來客

這年青的漂泊漢

不說他的姓名

不說來自何方

也不說那兒是他的去向

沒有歡樂，也沒有憂愁

不憐憫別人

自己也從不向誰低頭

沉重的臉孔

好像在人世的道路

跋涉了無數的險阻

祇說是北方南來的過客

故鄉有不是天災的

奴隸們死亡的災難

親人友朋，全被埋葬了

像一葉浮萍草

任隨波浪的逐流

——他被人追趕着

又像是他自己

甘願追趕着什麼

在北方流浪

在南方流浪

衰老的守磯人

像看待走來的末日

不拒絕也不歡迎

接待了陌生的食客

這謫貶在人間的

無告的昆宿

水碾坊的對岸

莽莽地林木，壓攬着

巍峨的金鼓堡

在臨近羣山的平地上

有由衆多子民們的

眼淚與汗水所築成的

莊嚴顯赫的王府

住着老邁的土司爺

而倚在羣山的半腰

被籐蘿花枝的行列

密密曲折圍繞的

那金色的高牆

是公主雅娜的綉樓

穿過了那些搖曳的花枝
在綉樓的窗戶口

閃爍着橘紅的燈火

投映到蒼老的碾坊

有雅娜美麗的剪影

與輕盈的步趨

還有低微的感嘆

透過了那些花枝的叢蔭

透過了那些重疊的高牆

雅娜褪色的青春的歌聲

在荒涼的山谷

悲悽地迴響

在嗚咽的榕江

悲悽地迴響

在自己的心頭

悲悽地迴響

碾坊的看守者

由於長久的歲月所教唆

他熟悉了公主的習慣

——那惱人的夜晚呀

她正該走下了綉樓

穿過冬天的林叢

穿過森冷的高牆

走下險峻的山路

走下刻著石級的阜頭

藏身於古樹的濃蔭

坐在被千萬年的水鏽

所冲刷得光滑的礁石上

翻覆的唱着又唱着

那隻陳舊的哀歌

如同對岸的水礮

恆久而單調地

唱着抑鬱而疲倦的歌調

如同脚下的榕江

恆久而單調地

唱着苦寒而不平的歌調

來去八年風春

吹不開她生命樹上的花蕾

三

漂泊漢

不能有安穩的睡眠

噩夢過去了

噩夢又不斷的襲來

鷄叫的辰光

那傷心的哭泣

刺破了午夜的靜默

這瘋狂的狀態

這苦惱的引子

老人憑着年深的世故

也不能思想出底蘊

而他沉重的哭泣

每次都驚擾了

守磯人的安寧。

他祇能想到

——年青人正走着天羅運

是不是有過往的惡魔

糾纏了落難的異鄉人

於是，輕輕搖撼着

低聲將他喚醒

四

年青人耐不過寂寞的封鎖
從枕下取出了黑色的袋囊
就着壁燈的弱光
掏出了他深愛着的
流淚又絕望的深愛着的
故鄉褐色的泥壤
像久病的老農夫
拉開封閉的窗扇
呼吸那陽光所蒸送來的
土地與禾草的芬芳

往事萬般像蔓草盤結

而難堪延挨的現在

又一無所求像一個木偶

將在那一個棧道的門口

生命將怎樣的丟手

他再沒有氣力去追憶

他哼着那淡忘了的戰歌

排遣半死的自己

排遣不讓人見的憂鬱

當自己的歌聲

從耳邊消失了

迴響依然是單調的聲音

水碾在旋轉

榕江在飲泣

糖廬鋪滿亂石砌成的短牆

鋪滿茅草編織的棚壁

而死屍一樣的長天

覆壓住荒涼的江山

心頭就壓着更重的寂寞

彷彿被投陷在

又深又冷的岩穴

祇聽見自己

心在呻吟

而對岸

在這深夜

却有歌聲在水上旋繞

悱惻而飄盪的

婉轉着女性的歌喉

是他所不熟悉的言語

而止不住孤單單的旅人心

要隨着歌聲而震跳

在北方的故鄉，在少年時

他所認識的那些形象

那些拖着長辮子的

黑眉毛的姑娘們

深夜，也是這般的歌唱着